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四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蘇平仲文集卷四

明 蘇伯衡 撰

傳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思中温之平陽登瀛里人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額左角瘍豎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為計矣正憂懼蒼黄走城隍祠匍匐泣禱引刀刲股肉持還家鬻粥

以食母瘡立愈初瘍豎見其母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母極孺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咨決不行年三十娶婦陳帷帳衾褥施于床者雜以錦繡正曰吾在襁抱時母推燥而就濕今吾母寢處何如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讓其母陳事姑稍懈正輒曰娶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為陳嘗有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

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滞下伏枕血糞淋漓正時以手掬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人人以為切其脉察其證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坐視而不營救之理禱於東嶽行祠復刲股和藥藥未進而母病革矣母没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日至墓所未甞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人也已或曰吾見其孝矣烏在其為義也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通權

貴漁貨賄以自肥愀然曰一時意誠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資鄉鄰故舊喪不能舉者必竭力周之而又率好義者往助之有葉本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會有召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為收悲甚正曰而母誠不諱棺斂吾責也本行將半歲其母死正遂買棺收之本丁憂來歸數日亦死一子猶未晬收之亦正也如此凡十餘人可不謂之義也乎余友譚君濟翁素慎許可特推許正余固意其必有過人者及邑士林斌徐光為余道其事

乃益知正之過人而譚君之推許不偶然矣昔閔損孝而孔子稱之匡章非不孝而孟子辯之豈爲二子計哉聳善扶義庶夫人知所勸爾孔孟之時去古未遠也且猶如此況千百載之下乎若正者亦難能矣亦難能矣論著于篇余烏得而廢諸

黄夢庚夢斐傳

黄夢庚字伯明弟夢斐字伯晉處州麗水人秦府紀善夢池其凡也闕諸

王府官屬或竄或奪官獨夢池左遷龍江宣課司大使後以其入課鈔惡繫刑部獄夢庚聞兄繫獄走京師視之會有詔耆罪無大小得輸粟邊郡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夢庚日夜憂之計無所出天幸有此願鬻家之田往輸庶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池持不可夢庚曰父母遺體與祖宗遺業孰重輕夢池曰我豈不知弟今日鬻田即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父母啜菽飲

水無不樂者凡如終已持不可夢庚當擊登聞鼔自言天子輸粟贖凡罪夢池恐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鬻田事白其父文彬夢斐樂然持券東西奔走從人貿白金予夢庚夢庚乃北行七千餘里道病幾死者數矣然猶自力以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義出夢池夢池在獄中母張没二弟棺斂盡禮極力營葬事夢池一如事父其凡名試京師留關中龍江兩人者未嘗不更番省侍夢庚妻葉夢池妻魏初聞其夫議鬻田輒從旁曰勉

之勉之竊聞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使爾兄得生還吾屬餒死無憾勉之勉之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

論曰昔普明兄弟至相與爭田今夢庚兄弟盡鬻其田以活其兄無秋毫顧惜意論者往往謂今人不如古人觀此兩家兄弟古今人果孰愈耶夢池九世祖師恩師恩兄福州節度推官四分先人遺貲命三子各取一分而以其一畀師恩師恩不惟不較尋推其金帛重寶予

孔子若夢庚夢池真師恩子孫哉且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夢池鬻田脫其妻或一人梗之雖不中輟庸詎知不失機會於戲葉與魏可不謂之賢婦人乎

張毅傳

張毅字彥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面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大同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讀書而曉法律名為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不辭為書佐治

文書見謂勤敏尤潔廉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趙病卒毅棺斂扶護南歸行至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於直沽毅以力薄不能歸兩喪萬里外火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祔丁溪祖墳之東服除都督府起為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父客死瓜洲殯焉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為令史都指揮司念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乏乃爾日夜憂愧至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還司

謁告歸省父母墳墓舉次叔父喪以祔奉錢帛為長叔
父壽數日告長叔父曰毅不幸父母没矣賴有叔父在
得相依顧縻于役欲留侍叔父不可得御叔父以往則
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還浙江當量口用俸
掇其餘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苦戚戚也其叔父
曰汝克萬里返葬父母亡叔亦賴汝免暴骨異鄉且克
垂念老身而奉養之有姪如此我旦夕死不恨吾姪讀
書知顯親大節勉之勉之吾族庶其復振乎於時揚州

人見其叔姪如此無不歎曰曩罹兵革之禍鄉里存者百無一二於其父母生不能養而死不能𦵏況能養且𦵏其從父若張毅者乎毅亦賢哉余不識毅譚濟翁示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録且盛稱毅在都司有能聲及居延安侯幕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者之手凡全活者若干人免罪辜者若干人蒙其惠者若干人然則毅可謂仁孝人矣孰得以文墨吏目之哉葢有為有守而不幸為吏也雖為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

是子仁錄之濟翁稱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戲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使克充之焉往而不為君子哉余喜文墨吏中有若穀故論次之云

黄母劉傳

黄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為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却睦寇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立廟鄉郡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宫之東於

劉為八世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時歸浣濯補綴衣裳遺餽候問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閥閱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應發應發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脩職郎適道適道父朝奉大夫恭甫而距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袞實七世云劉為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軰鮮得其懽心劉委曲奉承食上立侍不

撤不退晨昏禮久益恭姑愛之猶女歸應發八年無子乃為聘娣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歲南一尚無恙然耄矣私念通非劉産而恐劉有他志也憂見于面劉揣知其情垂泣曰夫在日妻且猶倚望通終身而視之唯謹矧夫亡乎有如不一心黄氏養老人而字遺孤者有如日自是孝慈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戚甚治喪無違禮營壙信輿以基舉夫之柩

合窆焉日夜攻絲枲資通從鄉先生陳公潜舉進士業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挾書行且讀不覺墮井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久生者不亟娶黄氏宗祀將自吾世斬乃為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未成童乞養娣之子劉中孫為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啻如通授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旦暮死即其家貲當奄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鞅鞅勃然露刃入卧内戕之賴劉奮當其鋒得不死

刃下隣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官寘諸法後九年通果
死狂易劉煢煢與性居而中孫諸宗百端偵伺淩轢之
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繼以饑饉科徭坌集劉辛苦支
吾門户終無怨懟意又未嘗廢歲時節祀享與夫族婣
鄉閭餽問慶弔禮人益以為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為
今洪武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為汝家婦不幸
寡祐二世短命保汝父子覊孤横逆艱棘中雖不敢不
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測我

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
爾祖矣雖然思兩世孤雛先緒不絶如綫克有今日益
感激續聞亢宗以成吾志爾焉可不勉言畢而逝年七
十有九今性以雅餙稱于鄉君子謂性之賢劉之教云
史氏曰余聞性之妻之弟王嵩道劉事未嘗不喟焉為
之太息其豈非再造黄氏之家者乎始有通次有性其
後性獲全皆藉之由是黄氏之先不遂為若敖氏之餒
非再造其家而何蓋不獨孝節之懿無媿彛倫其存心

之厚先見之明勇而材又孰能企之或曰何居夫不妬而為夫𡨚少室斯不亦存心之厚乎計通必死而為納婦斯不亦先見之明乎中孫兇暴以身拒之而迄脫性非勇而能之乎隻身持家政遭多難而家滋殖非材而能之乎若劉真女婦而丈夫哉於戲賢乎矣

陳節婦傳

陳節婦胡正溫州平陽縣人宋國子博士荂其曾大父也荂與兄國史院編脩官芳俱以神童登嘉定丁巳第

節婦年十九父祺孫以妻同縣陳彦道彦道於宋黄州通判用中為曾孫歸陳氏三年生一子泰夫而彦道病卒節婦屏脂澤弗御惡笄垢服人不能堪而安之彦道族之人風以再行節婦向姑泣曰妾何敢爾也夫亡婦稱未亡人藉令無子亦辦作陳氏鬼况有子乎妾幸生長衣冠家日聞禮義之訓豈可與閭左無識者伍而辱先乎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犬彘弗若老姑幼子將仰之誰其有不失所者耶言已泣不止其族人風之不動

則逼之節婦曰我知之矣欲我他適而奪吾之田爾田
與節孰重輕即棄田以畀夫之族而日夜力紡績仰以
養姑俯以育子銖積其餘以葬其夫子長聘宋刑部尚
書周坦之玄孫女為之室姑享年八十乃終以禮喪葬
之甇甇一婦人既完其節又克盡送死之禮而保有陳
氏之肎可不謂難能哉君子過其門指曰是家有節婦
歎息而去節婦嫠居五十一年卒卒時年七十二
史官曰世所貴閥閱之家者豈以其傳珪襲組哉儀法

嚴飭被及後昆至更數世而不移世教有所賴焉故也有若國博胡公兄弟並起進士則其教之行於家必有可觀者矣至於循習雖婦人女子亦能以貞節自守食蓼茹荼凛凛不可屈撓君子之澤入人之深如此哉余特表而出之作陳節婦傳非惟以彰胡氏之賢亦將以愧夫世之生長故家而不令者云

天刑生傳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兔闕因名闕

而自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聵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矔吾薫吾攣吾鈇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德脩乾沒內庫物簿錄其家就逮南京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主柄作威福

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闕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慝致邪夫天於人也隱慝猶且察之而瞿之薰之蠚之鈇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刵可刖可戮者何可勝數不于彼是劓是刵是刖是戮

顱乃陰矅生目薰生耳㩻生手鈥生足不旣失刑乎所
謂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于生者生死者
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
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
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劓可刵可刖可戮者
善者可怠而惡者可肆耶生俱弗之答蹶然歌衛人之
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
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

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絶人生口吃然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怒一㚟顧人以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輙趍避去之生令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輙作詩風刺向令生不以疾廢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拜御史亦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而

其疾患至於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為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梁道士傳

梁道士貞者字松間處州麗水人其先世仕宋多由儒科起家禮部侍郎椅最顯貞禮部之弟制參材之曾孫

也八歲喪父母十二投紫陽觀為道士時玄妙觀有高士曰特授希玄先生楊景雲以道化遠近貞居紫陽六年不見道乃入玄妙事希玄訖傳其道希玄弟子數十百人而貞為高弟希玄既蛻去貞遂濟江踰淮涉汴過呂梁以至燕山碣石侯羙門安期生之徒特進于大宗師一見器之留居蓬萊宮十餘年乃與集賢大學士六十四薦于朝得處州路玄妙觀住持提點領本路道教事貞南歸領職未一年今天子命越國胡公取處州貞

入青田山中以避胡公延之相見乃詣軍門見胡公則軍士即觀而屯固無隙宇矣道衆死于鋒鏑與赴水投崖死者相枕藉也於是收而掩之即藏殿以栖丐食飲以卒日所親闢館招之辭曰吾所以如此者祖師之香火不可委而去之也不往軍士毀虛皇壇繕城貞稽首曰壯士幸勿毀而毀不為止則卧壇上曰此不可毀也即毀當身與石俱碎耳軍士惕其言乃止不毀而更為葺之耿院判俾建普大齋所獲信施以贍其衆以予各

庄市牛種一髮不歸巳棄後二年苗軍亂復作衆不汚觀不燬頗頼焉及叅軍胡深歸鎮處州俾建醮三日夜叅軍顧觀之梁棟傾圮曰失今不治他日將何所用力貞曰前年預借糧去年行和糴道士憂徴輸之無從取也暇治觀乎叅軍惻然為捐觀之糧三百餘石施以白金二百兩鹽二千觔貞即盡心殫力支欹危補罅漏既迄功慨然曰粗足塞吾責矣辭去叅軍與知府程孔昭不聽會嗣天師亦强起之乃復為强起雖起然黙去一

切俗務而獨求諸内一室蕭然敗帷廢几人不堪也而燕處超然客至對坐清談竟日無一語及世間事得酒即淵引竟醉遇其得意援雅琴鼓一再行使人目擊而意消四方賢士至處州無弗款門願見之郡嘗天旱長吏遣巫禱雨者禱且兩月終不雨何指揮者詣貞請禱貞謝曰不能無已則設醮耳然不竭誠雖設醮雨不可得也指揮乃命貞醮方藏事當午日炎炎如烈火俄陰雲四合大雷電以風雨大作三日乃止咸以為貞所致

詠歌之貞曰我豈能致雨雨適與醮會耳諸公聞之曰
長者長者建州兩道士爭住持相與愬於中書丞相李
公命玄教院擇高行道士往平之而玄教院以屬貞貞
至建州折以片言兩道士委服乃奉幣物為貞壽貞即
罵曰若等出家者乃爭至煩我遠來市人不若也何復
以市人處我趣反而幣物無以點我也兩道士慙而退
初希玄蜕去嘗住收其田而其遺蜕久莫為瘞者及貞
歸自燕始鑿石室麗山冡頂瘞而樹碑焉貞之留燕也

與上元楊敬脩為友往來相善敬脩病貞為延醫具藥

靡廢三千緡錢後貞南歸敬脩從人假貸以償貞曰朋

友有通財之誼何以償為君遠客此土而我行且歸鄉

里何以償為敬脩持錢來償終已不取貞自燕歸無幾

時敬脩從經畧使經畧江南行次處州經畧使得便宜

除拜敬脩又用事郡縣官可立得也敬脩見貞刮目焉

且曰若有親故欲得官者以姓名來貞謝無親故羣嗜

進子爭啖貞以重賂要為關白貞大驚且怒曰我豈為

若葦闗白者耶人以告右未条政条政歎曰此真道士也益敬重之貞既出家為道士惟一兄行年五十不娶貞蚤暮謂兄曰兄先人世嫡奈何不娶异日宗祀將誰屬者而兄終不肯娶貞涕泣以告族姻曰兄不娶梁宗誠不祀矣幸為我勸兄其言懇欵惻怛族姻相率勸其兄其兄乃肯娶貞罄槖中金為兄娶婦曰兄娶果得子得子梁宗以祀罄金以全梁宗誠不恨兄娶連得二子而卒時其長子三歲其幼子生未周晬令長者年十三

幼者出就外傅教字一出於貞有族子六歲而孤貞所以教字之者同於凡之二子今亦且冠矣此皆德行固君子所汲汲者貞托迹方外而介則其見重於四方賢士豈徒以道術哉

論曰始余見道士蓬萊宮時道士方客遊而意氣自得視其類葷輿騎劍履侍祀帝所蔑如也後見于玄妙則被璽書領鄉郡道教人皆為道士榮而道士澹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道士今又二十年及見之亦無毫髮異

始見時年已六十餘矣目光睒睒爍人似欲飛動此非有道者耶余亦安足知之次其平生事于篇殆見其衡氣機也栝多名山盧仲綸章居簡徐虛寂之流托焉而出入人間道士栝産也詎知非其徒耶

序

林氏族譜序

平陽林氏五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四溪宋中葉自四溪析居嶺門嵛嶺門之族字敬伯者持其譜圖指示余曰

惟我林氏自周博陵公歷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千七百餘年其名字世次皆於此見焉然以時論之今距宋唐未遠也上距晉魏則遠矣又等而上距漢秦周則已遠矣遠者難稽近者易考易考者當詳難稽者當略今吾世譜顧詳於遠而難稽者略於近而易考者無他焉年代緜邈卷帙浩繁兵火之荐更存於散軼之後得於毀裂之餘由唐而上全而有徵由唐而下不全而無徵故也吾於其有徵者既不敢忽而不録於其無徵者亦不

敢旁求曲證故以僭譜寘于前而斷自所可知者為嶺門譜系附于後盖林氏之在平陽也皆祖福唐尉後若干世徙四溪又七世徙嶺門又五世支為四房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雖窮親雖盡而同所自出也先生儻以為弗畔則願為我序之於戲君子重乎譜者非以誇門地也所以慎同異別親疎也故無所據而强加之是謂誣其祖可據而反遺之是謂忽其先誣祖不孝也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為不妄援於巳

遠不輕棄於己䟽真知孝之道哉仲尼不云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古今林氏以德業顯者余不暇論姑言敬伯之所自出者焉若福唐尉之執喪廬墓可謂孝矣若知諫院之直言極諫可謂忠矣事親不過乎孝事君不過乎忠臣子之事君親而於忠孝無憾可謂盛德之士矣盛德者必百世祀此其子孫之所以有衍而無替也自今敬伯率其族人相與勸勉處家庭則以尉之所以事親者事親列朝著則以諫院之所

以事君者事君則信乎能繼述矣其於孝也又何加焉余見林氏之福澤方來而未艾譜之所書豈但若是而已哉

譚氏家譜序

譚本姒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實齊之附庸也入春秋三十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為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為氏而其後有漢譚平定亦有去言為覃氏者而

其後有梁東南寧州刺史覃無克而齊明帝時零陵有譚弘寶以四世同居旌表門閭蠲復稅役長沙譚氏莫詳其所自出有仕版宋為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者名世績其先自南昌來遷而長沙之譚氏自端明公始顯蓋自端明而下及今八世矣子孫繁碩其以才學行誼自見者往往有焉至正壬辰丁亂以來族人四出避難族譜由是散軼其七世孫濟大懼久而後人不知其世也來謀於余余以為宋豫章黃文節公之為譜也七

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略而弗著葢慎之也今取法於斯其豈不可乎於是斷自所知為本房圖既成復屬余敘敘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以敘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由漢以下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與近代言族譜者二家為法厥各不同世經人緯取法史氏之年表則歐陽氏也系聯派屬若禮家所為宗圖者則我蘇氏也其為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

義明詳其支之所由分而親親之道立則未嘗不同也尊尊親親而譜法盡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先王敘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遺意猶桀然於族譜見之君子無志於存禮則已有志於存禮者其復忍置而弗講乎譚氏之族遠矣其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所以莫詳者兵燹之荐更載籍之無徵焉耳今濟之為書雖不能如我蘇氏致詳於所親而不遺於所疎然於歐陽氏之法庶幾有合焉粵自天下多故雖名士族鮮不苟

簡以廢禮而濟獨汲汲於此加之意其可謂知禮也已矣濟字濟翁今以忠顯校尉為管軍千户所鎮撫守禦金華云

黄氏家範序

治國非難治家惟難古有是言也夫國大而家小不難其大顧難其小何哉家主恩者也而其流也滅義至于滅義矣欲家之治豈易易乎故欲治其家者必以義濟恩以義濟恩舍禮法則何以哉漢唐以來士庶之家雖

服窮親盡而能聚族以居若東平張氏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今浦江鄭氏亦惟範之以禮法而已矣故範之立不惟可以治家抑亦可以保家鄭氏同里黄君資善有見於此爰立家範總九十則自冠昏喪祭下至米鹽細務事為之制有禮有法的然可行乃以告余曰吾與吾弟資深資文合食而同居非有範也而歷三紀猶一日者親也今吾之子與吾弟之子十有一人矣自今而後吾之孫與吾弟之孫不知其幾人為吾之曾玄與吾弟

之曽玄又不知其幾人焉親者能必其不遂至于疏也歟而不為之範可乎此吾家範之所以作也若夫損益之則緊子焉是望於戲君家之範豈余得而損益哉為君敘之可也敘曰國之所恃法焉已矣其立與立其廢與廢故一日不可無之然法立而不行謂之褻法法立而不奉謂之玩法法立而不遵謂之悖法悖法玩法其責在下褻法其責在上有法而褻與無法同有法而玩與無法同有法而悖與無法同家之範猶國之法也其

可一日無哉使有範而與無範同則雖立範又何貴焉則範雖立又何補焉是故善治國者行其法者立賞玩其法悖其法者無宥夫然後法無不行而國無不治治國猶然而况治家乎今黄氏之家有範矣其克奉與克遵者必賞以家範之賞其不克奉與不克遵者必罰以家範之罰何患其不行而家之治也又何難哉合食而同居雖百世可必也抑黄氏義家也義家子弟不待乎範而興行孝友率由禮誼固當苟待範之立而後勉强

人斯陋矣䂓範之以範而不奉焉不遵焉至于見罰而猶不耻焉不悔焉不勉焉則亦匪人也已矣則亦匪人也已矣於戲言出余口猶有弗忍焉者孰謂黄氏之子孫而忍為之孽尚念之乎尚慎之孽

吴氏孝義集序

孝義里在諸暨縣節孝鄉即南宋賈恩所居里也恩事見會稽志而里實由恩以名里之吴氏其先世居開化鄉之峽上宋熙寧中玄丘居士泗由峽上來遷而孝義

之有吳氏自此始傳十一世至筠西翁宗元而家益裕族益大乃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通其有無共其休戚子孫遵之今且五世矣閨門之内秩秩乎其肅穆也羣從之間抑抑乎其慈良也小大之政井井乎其有倫紀也吉凶之禮鑿鑿乎其中榘度也鄰里之中諄諄乎其盡恩禮也僕隸之微循循乎其能謹勑也道其里指其門而相告曰此居孝義里而行義無愧前烈者確乎人人無間言也筠西之孫鉞念作始之難而懼保終之

不易尚冀来者無替詔謀而相與繼述之此孝義集之所以編也親親之道莫大乎昭本始故譜圖先之開家之方莫急於守先訓故家教家範次之文辭所以鋪張德美者也故記序銘賛次之而歌行附焉墓誌所以垂示悠久者也故碑銘行狀次之而輓詩附焉人之交也各以其類覩其交際而其人之賢否攸見故尺牘次之犬人畜也性於孝感於人而然也故孝犬録次之釐為八卷繕寫成帙因其鄉先達桂仲晦請余為之序予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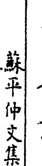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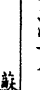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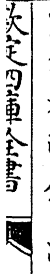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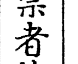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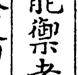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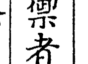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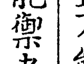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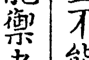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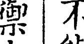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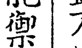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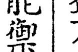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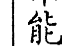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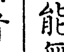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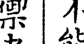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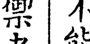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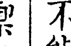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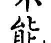
天下之物厚其積而後其勢隆浚其源而後其流遠世家之澤有引而無替未有不由子孫之善繼善述者也善繼述者將何所致其力哉亦惟盡心於日用彛倫之所當為者而已耳是故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順兄友而弟恭上和而下睦家之肥也父子之慈孝夫婦之義順兄弟之友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同此理故賈氏之於吳氏姓雖異而孝義之行若出一人自南宋至于今時雖殊而孝義之聞若在一

時性之在我雖異時異姓之人猶且同之何獨至於同時同姓之人而不同乎是集之編其名葢有由矣夫以八卷之書不忘其所始則觀是集之人其可忘其所本乎故能充孝義之性斯能盡孝義之實盡孝義之實斯能延孝義之慶延孝義之慶斯不失為孝義者之後而可以居孝義之里詩書所稱聿脩厥德追配前人皷寧不望之來裔乎尚懋勉之不然徒有是編也亦末矣

古詩選唐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
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
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
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
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為之制焉耳於戲韶
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
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
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

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怨不係八音六律六吕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為騷些騷些變而為樂府為選為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盖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



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為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

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

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槩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延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友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随其世次釐為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為風為雅為頌也因事而作出

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為賦為比為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柰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

而唐音乃皆不之録今則不敢不録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夐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顧使余序其篇端也

重校漢隸字源敘

重校漢隸字源六卷臨川宋季子所輯不鄙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季子之輯是書也

夫豈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言哉雖然魯壁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爲隸古定非漢始有是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胥則隸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爲字源何哉隸雖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埶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崔子玉蔡邕梁鴻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爲隸字之源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徇於今之厚徵於古之畧臨學

之家狃于習熟承其譌而踵其謬所從來久矣篤志于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烏乎本哉夫本諸漢者豈曰漢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體書試史蒼頡之教史籀之學夫人誦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尚論書法之源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

也因之以周衰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掌小學之所教
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字字序等書猶有足徵焉者誠
能反本循源而求之於斯其於形聲事意轉借之辨何
至於眛文字子母聲音之源何至於迷波磔點畫偏傍
位置之類復何乖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所以觀
其會通以極乎書之為書者其可畫漢而遽止哉此宋
儒婁機字源之所由作而季子之所以重校也歟韓愈
氏有云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祖述兩漢途之迷者希矣

根柢六書源之絶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綽然有餘裕矣豈惟隷哉豈惟隷哉漢求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李子生車書混一之代年學俱富志於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此書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儻有事於考文將於是乎徵焉抑聞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杜鄴從敞子吉得其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名君子憾焉今李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

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於敞也已矣

偏旁辯證序

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馬侯病世之學者於書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偽踵誤十八九乃為書若干篇曰偏旁辯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為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進士通守其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敘之予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

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為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殘教弛已久書之為書也因世生變趨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

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八通為第唐之制也其為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媸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者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

子患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為書篇以詔于來學惜
乎有其志而其書未就嗚呼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以
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
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謬偏旁之不經流俗之
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強而穿鑿杜譔而因襲一點一字
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之類莫不推
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牴牾區別其部類而其
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

盖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脩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為之序使覽者知其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庶幾蔡侯之志也

心學圖說後序

金華坦溪之上有隐君子曰鄭君彦淵宋川陜置制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塾書注釋讀之固意彦淵

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説信彦淵之為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閒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為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

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為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為甚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況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

作也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為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令彥淵與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為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

得吾所不言則於脈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説萬一失之其禍止於傷人吾儒家之説萬一失之其禍遂至於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為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説觀彦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説所不能盡者彦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范氏文官花詩序

京口范氏自宋至今為郡望族其先世嘗植文官花以

為庭實辛稼軒所為賦水龍吟者也近代趙松雪鄧素履諸賢咸有題詠總若干首是花唐時惟學士院有之其殊形異色余固未嘗得見竊誦諸賢之賦詠而想望焉豈非范氏之嘉祥哉葢草木於天地間為物雖微乃若鍾夫粹美溢為英華忽焉而榮倐焉而悴是則不偶然也故孔陵之檜斯文之興喪係焉廣陵之瓊花世道之盛衰係焉田氏之荆王氏之槐門祚之升降係焉則草木有關於人事也久矣而況天地生物有定形則有

定色白者不能碧紅者不能紫今以一卉之微一日之
間而遞為之變而具有其色又花之異常而不多得者
也孰謂范氏之有是花也暢茂數榮數百年猶一日而
可委諸偶然乎是宜諸賢喜傳而樂道之也於戲言天
者常徵於人則於是花可以見范氏之所積矣觀物者
取必於天則於是花亦可以見造物之厚范氏矣不然
宋德既衰元入中國元德既衰皇明膺運天命之去留
人事之廢興且至于再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者鮮

矣何獨是花之在范氏庭砌間雖運去物改而其舒翹挺秀自若也世之勃然赫然以貴富之家身得之而身失之者多矣又何獨范氏一門傳緒愈遠而流澤愈長賢材繼作項背相望不惟詩禮纘承抑且組綬蟬聯也吾祖文忠公之銘三槐堂謂魏公之德與槐俱萌君子之於范氏觀德有不在是花乎范氏之嗣人尚無替封殖哉他日余過京口倘獲寓目當賦角弓之詩而諸賢之篇什僉憲君方將鋟板以傳故為之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宋先後有國三百年而蔡氏舉八行一人登文科者十五人特科八人補入太學者十九人待補二人請漕試二十八人上書者二人免解八人魁武科者一人登武科者四人凡八十二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進納邊賞蔭敘者又五十四人焉嗚呼可不謂之盛乎其族舊有譜晦庵先生子朱子寔敘之毀於洪武乙卯風潮之變此譜則

八行七世孫仲譙因遺簡殘編而修補者也持以示余

徵文為序嗟夫族蕃而分世遠而疎地殊而忘此其勢

有所必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戚於已疎不忘

於已殊未嘗無其法焉三代以上維持以宗法秦漢以

來維持以譜法譜法之行猶宗法之行也何也自吾之

所自出以至大父之所自出以至於大大父之所自出

又推之以及乎始受姓之祖又推之以及乎屬之疎遠

者無不登載昭穆以辯之字行以聯之系序之承傳支

派之分異皆可得而詳雖數百世之久千百人之衆其初一人之身其一人之身而痒痾疾痛不相關乎平居或有老壯稚弱不相敬讓慈愛者寧不愧乎或有力不相藉災不相救死不相收者寧不悔乎或有以富貴加之而凌侮之者寧不改行乎則雖分而恒合矣雖疎而恒戚矣雖殊而不忘矣譜之所繫如此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心者未有不用其情者也余覯蔡氏之譜自九府君至仲謙十六世仲謙之下又四世世常百餘人不為

不蕃由五季歴宋元至于今不為不遠或家賜輿或家步廊或家新城或家永嘉不為不殊而某為叔伯行某為兄弟行某為子姓行其名某其字某其配某氏未嘗不可考其合族之人服雖窮親雖盡而歳時伏臘未嘗不相往來冠婚喪祭未嘗不相赴告患難緩急未嘗不相扶持豈不以譜之立乎然則仲讜於譜之修烏得不汲汲用其情也雖然今通都大邑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日就衰替其克保先業者葢甚少也而蔡氏獨

茂衍豐殖不改其舊果何以致是哉天下之物其基厚者其積高其源深者其流長故積善之家傳委必遠蔡氏由九府君而下皆知力學而有德行質諸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其族之昌大非他姓所可及尚有由然哉夫然則為之後者固當謹家諜尤當繼先德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克念焉無忝焉則蔡氏之盛又當何如是皆余之所歆慕而屬望

者庸述以為序

三壽圖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里其地曰長塘有大姓曰黄氏世家其上黄氏之良曰資善曰資深曰資文其生也同氣其分也同體其為人也同德其處家也同心其壽而康也又同而又有連山有清流有茂松巨竹有佳花美卉有禽魚圖史琴奕可以娱其耳目志意而三人者寄傲其間不知日之夕也吳興林子山過而見焉於是繪為圖

以著其事指焉而告予曰揮扇而中坐者資善也觀書而坐於其左者資深也袖手而坐於其右者資文也鞠躬而進茗飲則資深之嗣子宿也是雖存其大節而資善伯仲以垂白之年相從於山林之下衎衎以相友怡怡以共適䜣然恭順和孺之風亦可想見也巳斯人也而使之遊于鄉鄉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居于邑邑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養于國學國之人尚有所觀感乎故吾圖之不獨以張黄氏一門之盛蓋將以

詠動夫人之為兄弟者爾子史官也其言足信序之以文以啟詠歌不屬之子將誰屬焉予聞壽也者存乎人而命於天者也非智可取非力可獲非財可致以故世之兄弟並臻壽康者不多見也籍令見之往往出于一從再從三從羣從之間若夫同氣而生同體而分而同壽者不常有也籍令有之私其妻子田廬貨賄較夫長短得失強弱以手足之親而猶秦越人之相視則雖欲同居合食休戚相關有所不能焉籍令能之嗜好不同

趣舍亦異或仕于朝或賈于市或耕于野睽離之日常多而會合之時常少則雖欲朝夕聚處自幼至老未嘗相舍有所不得焉藉令得之家非給足時非休明凍餒切於體膚追呼勞其筋骨皇皇如也則雖欲優游佚道之中共享有生之樂有所不暇焉今資善伯仲於在天而智不可取力不可獲財不可致者如此而於人之所不多所不常所不能所不得所不暇者又如此求之一邦未見其倫况一邑乎求之一邑未見其倫况一鄉乎

子山雖欲不侈以圖安得而不侈之以圖展卷之頃觀其伯仲之參坐也氣岸莊重凝然若三趾之鼎足以鎮浮威儀煥發炳然若三階之星足以美俗且猶使人歆慕之不已而況於其族姻時親炙之者乎而況於其子孫日周還於其左右者乎恭順之心不油然而生則吾弗信矣然則子山圖之子又從而序之非過也宜也

陳氏文録序

陳氏文録者宦遊東昌之士為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

作之文詞也公以廣威將軍平山衛指揮鎮東昌十有四年功紀之多何可算哉士或記之或序之或詩之特表章其大者云爾聖天子之於公知之尤深恩寵優渥度越尋常不次超擢斷自宸衷由是有浙江之命而公之蒞浙江也闢塾延致會稽鄭元直先生使諸孫師焉先生因屬其諸孫裒集記序詩為一帙題曰陳氏文録不以伯衡陋而俾序其篇端伯衡辭不獲乃為之序曰古之君子紀德銘功汲汲如不及者善善之意長惟恐

其不流傳而已矣蓋文詞之於功業也猶桴之於鼓也梴之於鍾也鍾無梴鼓無桴則不鳴有功業而無文詞以發揮之思慮之精微何以見經畫之周密何以知借曰其事接於人之耳目其澤洽於人之腎腸固當口誦之而心識之然稚者有時而壯壯者有時而老老者有時而往則有志有為之成績亦與之俱往烏在其為流傳也誦之口孰若托之翰墨識之心孰若載之簡册在昔名公卿未有馳譽於當世垂名於方來而不職此者

也文詞之所係亦重矣宜乎東昌之人士表章公之事業不容自已庶幾古君子之遺意也哉始公以文武材畧受知於聖天子創業之初眷遇日隆圖任益重及取中原即以東昌屬公而公蚤夜竭其思慮為之經畫率士卒殄倭冦殲亂軍翦荆棘闢城郭列府寺樹樓櫓奠市井相地宜立疆畔通溝渠藝秔稻聲威以著寇賊以除反側以安流亡以歸生聚以庶遠近以孚商賈以集餽餉以足漕運以省徵斂以寛誠奇偉而烜赫矣然都

邑間見之窮陋僻遠則莫之盡見也九重知之四方則莫之盡知也乃令伯衡得是録而讀之事以實書辭不華飾蓋不啻涉其境而覧觀鉅麗焉然則當世欲知公者徵是方來欲知公者亦必徵是而先生之所以裒集者其亦士友之所以表章之意歟雖然公以勲舊為國重臣臨制乎方面事當什伯於此震令而耀後固自有史氏之大書特書是録其豈非權輿也哉

繆氏壎篪集序

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為盛事故二應之在魏二陸之在晉二盧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之世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有若繆氏鄭氏兄字季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壁繆氏兄字仲琳弟字仲卣而其詩集曰壎篪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壁壎篪集所以輙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為文而

詩又言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繆氏兄弟豈不愈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壎箎集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為兄而有弟若仲卣以仲卣為弟而有兄若仲琳麗藻交映逸韻迭發鏗鏘炳煥震耀遐邇固足以使人歆羨初仲卣膺薦至京師官之而不拜後仲琳應詔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卣之來歸也縣令程君延為訓導欣然而俯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為訓導亦欣然

俯就不汲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為國家作人是務其出處之際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琳仲卣之在當今不猶二盧之在唐二陸之在晉二應之在魏真士林之盛事哉覽壎篪集者宜何如也是為序

蘇平仲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蘇平仲文集卷五

明　蘇伯衡　撰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為道學遞相傳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吕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吕子周居于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

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于五帝經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為表裏者也茍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温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絶精而尤邃

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説不務為茍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為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

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讟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羣書新録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辯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録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

公垂二百年荐更兵燹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葢亦無幾矣揚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敬為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為序乃重刋本也以發題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儷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則亦非彙次之舊矣欲采擇為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聞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大子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

百年諸家之作為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為文粹矣他若文鑑文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掇取二十六篇為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為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藉而若獲拱璧哉於是懷敬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館職策一百五十四首釐為十卷其發題愚書則

寘于前詞科仍列于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敬不墜其家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槩乎無徵云爾

張潞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薨之十一年其方外友北山上人㮚其詩來南京

屬前靈隱住山見心復禪師類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為之序伯衡曩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久且軼墜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囿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加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品也有以哉然而覊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

寞之濵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八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賴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寔如彼之暴著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緣情托物發為聲歌頗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

盛而遽履其衰不亦悲乎夫何天不憖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尋亦亡矣文章世運固迭為盛衰者與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嶽分裂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廹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

平生寓情詩酒所作至多而不自惜掇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垂憲來學者公無子一女亦先卒其甍也卜地燕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巖寺遊燕京三十年雖佛之徒而喜從吾儒者遊與公交最善今老矣而圖公之不朽者甚篤視惠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實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嘆賞不寘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為恨而文公

以語伯衡雖不獲綴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已者矣執筆序公之詩於改土之後俯仰今昔泫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申屠君以詩鳴元統至正時其稿既多類皆放失於兵燹之間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猶二三其子徵極力收拾蓋自君没後十二年始克彚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號稱儁才時出為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

黃公筮仕於其州遂委已事焉侍講文詞為世楷模然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過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矣祕卿達蕪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文忠公之有黃山谷陳后山其取重縉紳間如此哉始余謁伯雨於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

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來為經師吾鄉校遂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以文字為娛樂海寓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邈乎不可即矣此余歸自江東過其舊遊之處輒為之腹痛間見其遺篇翰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於徵之請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浦陽方先生韶父括吳贊府善父粤謝軍諮臯父皆以古詩人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者獨推侍講為得其宗

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詣亦可槩見矣余復何言
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贍使其與一時
鴻生望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庭之間鎔經鑄辭作
為雅頌播為歌詠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為之
然年踰四十再舉于鄉始以春秋乙榜棲遲學校幾十
五年未及改官而運去物改愁居惕處曾不數年竟以
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於集中者多黍離麥秀之音則
其志不亦可哀乎尚幸有子若徵寶其遺稿世其家學

足以慰君於地下云爾此余所為撫卷不自知悲喜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彦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潔庵集序

潔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直敬伯之所彙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且非其志而況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蘄以文辭名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

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未嘗留稿子弟門人間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源屬與直類粹為八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潔庵集一二同志將鏤版以永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温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鍛鍊而先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盖如此尚論文章

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宭於畦町有優游詠嘆之思風雅騷些之遺而先生自視塌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為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澁其語以為奇僻恠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而流俗之所尚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也歟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曾謂先生而為之乎人固有却菽粟而進蜆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綢毯者茍弗貴先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

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蜆蛤可適口而不可療饑𦆀毬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而不以蜆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𦆀毬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敬伯拳拳於其遺稿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揚子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陳子上存稿序

子上陳君既没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為四言為五言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絶凡若干卷文為記為敘為銘為賛為箴為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於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没也况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

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没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弗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流輩所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

施之典册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録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為輙自免去擅兵柄而倔强州郡間者爭欲致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于懷慶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為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

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其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

鄭璞集序

安固高君賔叔才甚優學甚邃長余二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辱與為忘年友今三十年矣歲之正月會于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為之序高君之文根柢六經出入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理到而辭達氣充而韻勝味雋而光潔余素知而愛慕焉今觀凡在集者粹然大玉夷玉之質也炳然琬琰珪璧之輝也鏘然璜珩琚瑀之音也謂之未理之玉人猶疑焉况譬諸巳腊之鼠又孰

信之而名其集曰鄭璞何與思而不得則以問諸高君高君曰彼以腊鼠而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負太高而已自高故詞夸詞夸故實不副實不副故始聞之意其玉也而欲與之市終見之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屬辭聲韻稍協則曰我能詩言語布寘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璞乎吾嘗以為戒

而不敢不務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歎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已取名尤人之所不敢望先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人誦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鄉為文辭者固多可傳誦者亦衆而人人獨購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滿志愜而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市金玉者必有足為輕重之人

居其間而後欲市者與求市者信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序其詩文不就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官位學行無足動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將何以塞請念辱交之久也不敢終辭姑述其名集之意以為序覽余序者可無異高君而有所自警矣

鴈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為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

若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為而為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天下之為詩者不必皆本乎志騖於茫昧之域窘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況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儗以為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

矣孔君顯夫持所謂鴈山樵唱徵為之序余閲之累日
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造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
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雜然
並陳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余乃為之嘆曰美哉顯
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擬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
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
之益顯夫自幼明乎六藝之學兩舉校官皆辭不就其
志直欲取世科以濟世美年二十四得瞶疾既不可有

為於時而又申之以變故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怫悱憂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有困於疾而名於世者若張籍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贖而志不獲申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將有采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平陽有山曰南鴈碭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

鄭叔文字序

人之類衆矣不可以無別也故為之名焉又從而為之字焉名字者人之所以自別於衆人亦使以識別乎我者也然而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人賢人之於衆人其具耳目口鼻手足之形與夫飲食衣服動靜語默之節無以異也其所以為聖為賢而傑然異乎衆者德業而已矣名字之不立欲自別於人之類且猶不可得而況德業其可以不立乎是故務以德業自別者果有以異於人者也務以名字自別者非果有以異於

人者也世之學者無不慕聖賢之異於衆人者而於名字則知所以自别而於德業則不知所以自别是猶不免為衆人也何以别於人哉是故善學者不汲汲於名與字之美而汲汲於德與業之崇浦江鄭彬叔文來徵字序余思夫古者冠而後字之字之所以責之以成人之道也則字之於人也亦重矣知所以重字則知所以重身知所以重身則叔文之徵序豈直求美於名字之間者哉乃告之曰物相雜而適均之謂彬故其字一從

文從武人也或文有餘而武不足或武有餘而文不足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偏於剛而不以柔克或偏於柔而不以剛克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質之勝而流於野或文之勝而流於史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其必勉焉損其過增益其未至使可文可武知柔知剛不野不史夫然後適均而可謂之成人也已雖羣於衆人之中而衆人莫不推尊之以為出乎其類也已此謂不以名字別其身而以德業別其身其為自別也至矣夫叔

文義門之秀妙年而好學多能而善詩於予有世契予故以是致愛助之意於戲叔文亦在朂之而已

王生子文字序

深溪王生間謁余請曰小子名江字子文願先生為著說使知所勉乃告之曰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水乎水行地中海為鉅江次之江出岷山歷瞿唐過灧澦下三峽合漢沔并流湘呑彭蠡以趨於海而軋之排之鼓之梗之逆之迫之受之觸之沮之激之而為湍為灘為波

為瀨為旋為淪為漪為漣為濤為瀾而或慼或舒或亂或縈或徐或疾或衡或縱或抑或昂或大或細而如雲如霧如縠如帶如輪如洄如沫如鱗如毯如簾而天下之文悉備矣然何莫非自然也哉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歸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於自然獨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霏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澤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

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人也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為文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彖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賞善罰惡内中華而外四夷此文也不然則何以經天而緯地凝庶績而植人極垂訓萬代而為百王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擬哉奈何後世區區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

夫以辭翰為文也文之用末矣彼殫一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鍧采色之炳煥點畫之媺媚則自以為至文矣而烏在為文也嗟夫文而止於辭翰而已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音韻鏗鍧而足以為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為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媺媚而足以為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巳遠乎今生之家以孝義稱閑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倫也接物有儀也內外有辨也

尊卑有序也親疎有恩也質文有宜也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周還進退唯諾步趨升降俯仰馴雅詳慎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為文者矣誠能闓由聖賢之訓耕耨詩書之圃游泳道德之涯歸宿仁義之奥究極天人之藴成就文武之材出為邦家之光則天下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病夫世之人溺於辭翰故以此為生告尚念之也乎哉尚勗之也乎哉

宗元常字序

爽口之味有水草小蟲蜩范蚳蛙野果之實然人情有嗜有不嗜至於豹之胎猩之唇封熊之蹯則極味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者而人性無不嗜惟稻粱黍稷魚肉蔬菓而已是故稻粱黍稷魚肉蔬菓謂之常食輕暖之物有紗縠罽褐狐貉羔羊之皮然土俗有宜有不宜至於雉頭之裘火鼠之布鮫人之綃則極物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御

寒暑之變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者而土俗無不宜絺綌吉貝絮纊繒帛而已是故絺綌吉貝絮纊繒帛謂之常服常也者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故自生民以來食焉而易稻粱黍稷魚肉蔬菓服焉而易絺綌吉貝絮纊繒帛未之有能焉於戲豈惟服食然哉三代而降九流百家之說並起可以喜可以愕可以眩世可以駭俗可以動萬乘亦已衆矣而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者謂之常道是則人所資以為

人不可一日而缺者惟聖人之道而已蓋具於人心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接於人身者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人之常性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之常倫也而皆天地之常經也夫聖人設教豈有術以强人哉不過為之度量品節使賢者智者無此之過愚者不肖者無此之不及云爾故聖人之訓布在六經其為言也婦人小子可與知焉其為行也婦人小子

可與能焉及其至也與天地參彼九流百家之説非不衆且譁也非不奇且異也而亘萬世莫此之能易焉於戲此所以為常道也歟哉人之所資而不可一日缺盖有甚於常食常服者矣何也常食之缺饑而止爾常服之缺寒而止爾若常道缺則胥為禽獸鱗介也已而世之人以常食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曰不可缺也以常服示之曰日用不可缺亦曰不可缺也以常道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不之信也故孑之服食無不取而道之

常道鮮或從於戲其亦不思而已矣茍思常道之去則禽獸鱗介之歸其於資聖人之道也豈不甚於資服食之為乎而常經不明焉者寡矣雖然道豈若服食待外求哉善學者反諸身求諸心而已矣操之而無使之鶩於高虛也廓之而無使之局於陋小也治之而無使之溺於怠荒也攝之而使之無躁也安之而使之無動也振之而常使之參前倚衡也造次顛沛主乎敬也視聽言動由乎禮也喜怒哀樂稽乎中也自强不息法乎天

也夙興夜寐顯晦無貳也生死以之終始如一也則庶幾乎其有常德而無患乎其為常人也宗氏子經其字元常而伯衡不令不足為之辭然伯衡於經為中表兄弟且愛其質粹嘉其知學而望其媲美前哲不有以告之非誼也故作字説以貽之

王子成傳後序

子成初用父蔭補征官歷嘉興之沙渚吳興之南潯由南潯遷廣濟庫子成平居不事事里中子揶揄之然其

所居官類皆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而廣濟尤號繁劇前後以乾没逋負奪其官破其家者相隨屬也子成在沙渚南潯率月有羨餘在廣濟至終吏無毫髮事罣吏議里中子乃大慚曰始吾以王君為不事事者吾乃今知王君非固不事事者當子成在南潯時廣濟冦陷吳興吳興吏無大小皆鼠竄子成獨不竄江浙行中書叅政托克托統軍平吳興子成率里胥奔走供給不懈叅政使宜欲超遷子成子成謝曰無功徼賞非小人之心

也叅政曰冦至不去軍實不乏非功而何子成曰是瑣瑣者安足齒録於是叅政不復進其秩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子成後秩滿遂得慶元路録事判官時方國珍為行省左丞分治于慶元子成自度與左丞洪不合乃不上更着短布衣以自隱亡何國家取浙東郡將辟子成自佐使者凡再造子成送使者曰為我謝元帥屬時多故慎府不有異材不足與共濟我素迂加以衰老即強為元帥起無益萬分毫幸勿復來郡將知其志亦不敢

屈也子成今年幾七十雖蔬食不給而未嘗輙有求於人時時出入里巷閭遇知巳輙留留輙飲飲輙醉醉便拂衣竟去賢士大夫以此皆延頸慕交之而鎮撫袁仁譚濟敬重子成特至嘗用比丈人行非獨以其齒也童冀作子成傳亟稱子成盖安分者至於其歷履則不暇書余故得取為後序云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

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荅書疏賔禮門客閒則讀書為文不遑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甞不羡且愧也别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國家底定燕蕻與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甞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歷元統以來海内無事士大夫安富

貴而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以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禄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低佪澁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耶人耶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

師之治病也今夫貎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為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曾謂為國而異是乎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分布郡邑而寘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畧所學乃聖

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譬諸醫師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為國無難也而況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為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上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陳季明序

宣城陳君季明與余同舉于鄉同試于禮部又同為校官江東中更喪亂不相見且十餘年季明仕皇朝由湖廣按察照磨轉江西知事入為大理評事陞刑部郎官會余以非材列官冑監乃復集處暇日過從篤敘舊好蓋二年于兹矣今季明以特旨出為江西左右司郎中過余言別以謂當時同舉之士兩牓凡四十人不啻令亡者過半存者又散處四方得在同朝情洽而誼隆吾二人者而已吾今又當遠去子烏得無言乎噫羣於天

地萬物之中而吾幸而為人豈若河鼠然足乎滿腹斯已也凡民之饑寒曰於我衣食爭鬬曰於我曲直顓蒙愚騃困悴鰥恫曰於我開導撫恤秦人之肥無以異於越人之肥秦人之瘠無以異於越人之瘠而秦越之肥瘠與已之肥瘠何異哉學焉而兼濟之為務此君子之所以汲汲也君子之學可以兼濟矣不處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雖欲推而加諸四海得乎然富貴之位尺寸之柄國家之名器也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而不能有

行可勝計哉於戲求之不得命也得之不能行才不足志不立則然也才不足者次之志不立者煦煦以希合于于以取容臨利害禍福僅若毫髮則耳目熒於視聽手足失其舉措噤而不敢吐氣矣人也比肩而立何補於斯世斯民也余觀季明在秋官讞鞫詳允遇事慷慨不少阿懾可謂處其位操其柄而才兼焉者矣雖康濟海内殆無難焉況江右湖山數千里之間乎今參政江西實惟滕公識大體而可大受季明行哉余見賔主之

相得而言聽計從矣余知彼民庶乎其有瘳矣季明行哉余復何言哉

送王彥和赴北平省檢校序

括於故宋時其士起閭左而位公卿者比比有焉尚論其學術操履之正則未有如給事王公者也高門大閈是不一姓覿其子孫更八九世尚克守其先業亦惟王氏而已豈非有德者必有後也與哉吾友彥和又王氏子孫之穎然出者也彥和儀榘甚偉於書無所不讀自

幼以博聞強記名閭里閭里巷之士彥和視之若無人弱冠偕其兄彥中試於鄉不中即棄去作為古歌詩雜文長老咸推讓焉給事公之夫人實東陽郭氏於我曾祖妣為女弟而余又與彥中文詞同考試領薦以故彥和友余最厚自余辱交彥和於今十七年矣其聚首日久而情洽惟余得寓括之歲及彥和丁外艱之歲及此年為然然今春彥和以議禮被徵而起尋承詔入史局纂修元史余忝教諸生上庠縻於職業雖歷三時相與

考德問業亦不能數數也比史成上奏彥和方謀歸養

而北平之命下矣凡交遊皆喜其自此升而非彥和所

樂也蓋彥和有别業在堰上樹藝畜牧足以具甘滑豐

柔為太夫人之奉且其地並大溪一水自龍泉南來道

其門一水自松陽西來繞其廬合流蛇行而去四面層

峰疊壁秩若屏障有脩竹千百箇如碧雲蒼雪又多松

檜櫧楠大者且十許圍而薈蔚中禽鳥自鳴自止朝霞

夕靄倏吐而忽歛漁歌樵唱雜然起於莽蒼間奉親讀

書之隙徘徊臨眺日賞日勝信乎有足樂者余嘗僑焉且歲率六七夢至其處而況彥和若之何其能忘情也雖然彥和以聰明傑特之資又從而逸之於山林久焉養之以底于成固將昌王氏也昌王氏固終使逢其時得其位推所學而行之也彥和雖欲終隱得乎是故人之處天也其出亦天也處而身以脩出而道大行則存乎人而皆所以奉乎天也君子之生於斯世也亦惟奉天以周旋而已吾何所容吾心哉高君季廸率朝之搢

紳賦詩以華其行余親且故敢序其首簡以奪彥和之志云

送陳伯柔序

伯衡弱冠讀虞文靖公送陳伯柔遊金陵序見其稱陳君超邁不羣慨然有志程伯子之學心竊異之後十有七年忝被徵來南京適陳君官中書典籤始得胥會於是君齒長二十四年且至南京已一年不以伯衡晚至後生辱與為忘年交乃知君為吳文正公之高弟弟子

其學篤實而閎博其文融暢而淵永信乎稱其人焉旣而出佐諸暨承兵革之餘而能不大聲色以舉庶務耄倪有所攸賴於戲明體而適用陳君其庶幾乎哉君在諸暨且滿三載以例來朝吏部疇其庸用進秩之律將超遷之而君引年辭歸禮部以議禮留之又辭翰林以館職薦之又辭執政矜其志不欲重煩以政乃聞諸天子俾歸田里以彰朝廷佚老之意時之大夫士莫不高其風而伯衡深有望焉君臨川人也臨川陸文安公鄉

郡也昔文安與朱文公並起於一時其自任以聖賢之道則同而其學有不同焉者雖以鵝湖白鹿有會終莫能定于一其後文公之學天下咸宗師之而文安之學獨行於臨川四明耆易自夫前代設科取士一用文公之說學者往往狥時以希寵而文安之學雖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講矣先儒有云文公以道問學為主文安以尊德性為主夫道問學尊德性二者如之何其可偏廢也則文安之學豈不在所當講乎是以文正學統學基

之篇作焉去短集長真知允蹈亦惟後來是望陳君生文安之鄉登文正之門有志乎程伯子之學師友淵源之所自固習聞而素講者也觀其進不苟同退不苟異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我國家方建學立師丕變士習然則推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君安得茍辭哉伯衡辱交最深故於君之歸也不以衆人之高之者為君美竊以鄉學有不可廢者致屬望焉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来為學録吾三人者婺人也人已愛慕婺多士友矣及詔書招延儒臣纂修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婺人也人皆謂婺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為樂固無以加也而況

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好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為職業議論沾濡翰墨輝暎有相觀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慊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婺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蓋自昔然矣奈何比年迫於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持之見不能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婺萬一如求釜錡

錢鑄刀斧於鐵爐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懼焉幸
而教於鄉閭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
胡先生又歸推夙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
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為邦家之光猶及見之
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生之歸始則慊然而更以
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是乎歸而裁之今
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者也仲尼
之於魯二先生之於婺其為父母之邦同也而婺亦伯

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曾諸生者而造婺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於四賢精舍幸為伯衡謝焉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内與南閩接壤外連日本諸番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佐焉聞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

刲羊豕備酒醴相燕勞酒行而報至濟翁命駕竟歸滿坐咸憮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自今我等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士之異趣久矣求其相能且不可得尚何相戚之望乎今吾黨顧於濟翁如此夫豈不以於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實表勵焉余恒欿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為憾暨辭免編摩之

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譽翕然歸之者上則長帥朱君下則鎮撫袁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升堂即席必讓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踵吾門拜吾親而

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我之親也陳酒殽召故舊必及吾凡弟焉曰而之凡弟猶我之凡弟也托姻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我之親戚也四方俊乂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似若余豈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及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于時於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

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於濟翁之別也豈不異於人之別歟兹吾黨所為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滌以求交於濟翁而無槩視為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能取友以宏其德罷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況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於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若余者則豈足言士

抑豈濟翁友哉

送孫太初詩序

建安孫太初為千户所照磨金華考第既成將沿牒赴京師長其所事者朱公率士友賦詩以賛其行不鄙蕪陋授簡請序序曰李唐之世最重戎幙賓僚之選故夫名士大夫往往托乎其間位雖未達而榮如貴仕焉蓋主賓相得志意交孚飛書移文而德威以宣借箸草檄而材猷以著謀行計從而功敘以立邇安遠緝而名譽

以彰其視倪首州邑處勢蹴蹜如束濕如蹊螌惟適觖譙讓之避而不得一展布希知用於當世者信若倍蓰矣則夫榮之豈徒以其職優地峻出幙府而可持旌麾也哉皇家昭受天命奄甸萬方藉兵守圉若衛若所周于列郡而主其畫謀者率用儒流雖官名古今異制其職守則猶唐也況唐之辟舉出于藩翰而今之用舍悉斷自宸衷則其選不愈重哉苟預在列烏得無榮也自海隅底定畫地統兵以臨制金華惟署千户一所其握

符之英有若朱公之賢敦詩而說禮忘己而下問好謀
而從善視古名將蓋無愧焉太初乃以時來典其幙而
與之並遊又能參用柔剛不抗不阿持文墨議論而上
下彌縫之笙鏞協和金玉舂應雍容朝夕之間而疆場
宴然桴鼓不警尚論今戎府而金華遂寂浙東焉則夫
主賔之相得志意之交孚如魚之川泳鳥之雲飛以登
厥美視温石之在河陽復何愧哉是宜朱公於太初之
行相引重而不置也矧今自衛以至于所皆得歲上其

賢僚之名迹于朝由是取知鈞軸擢居華要者比有矣太初行哉駕騄駬而躡空虛友鸞鳳而翔寥廓余知旦夕間耳太初行哉

蘇平仲文集卷五